

农业生产中“软件”的重要性——高水份玉米探源

Cultivation of the Watery Corn

聂文楠

(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白城 137000)

粮食生产, 不论从全球的角度, 或是就全国而言, 产量都是必须予以重视的。自 1985 年起, 吉林省粮食生产的商品率、人均占有量、人均售粮和玉米出口等指标已连续九年居全国之首。吉林省在粮食生产方面, 对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成绩应当予以肯定。

在粮食生产形成优势的过程中, 如果不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 就会将农业生产引向歧途, 受到自然法则的制裁。过去曾出现过: “收(购)不了, 储不下, 卖不出, 运不走”的现象, 高产成了“包袱”, 这显然是违反以销定产, 以需定产的经济规律造成的恶果。如果长期以大苞米、大化肥、扩大玉米面积作为保证粮食高产的战略措施, 还会导致长期连作病虫害加重, 土壤有机质不断下降, 土壤板结等不利于远期农业生产, 违背农业生产规律和降低生态效益的后果。单用玉米优价的办法引导多生产玉米, 也会影响其他各业的发展, 波及社会效益。这些方面均需专题加以讨论。本文仅就扩大玉米晚熟品种播种面积, 生产高水份含量玉米以实现高产所带来的问题加以讨论, 供同行和决策者参考。

从“哑叭灾”谈起

60 年代初, 农业科技人员不断听到农民反映的情况; 有的年份庄稼长得挺好, 就是打不出粮食来; 大豆“辣椒籽”(秕粒)多, 高粱“雁脖子”(穗基部不结粒), 玉米秃尖子(穗尖有一段无粒), 谷穗挺大就是不出粮食。从 1963 年开始吉林省农业科技界正式就此类问题集中力量, 开展协作, 调查研究, 终于探明气象条件是造成群众所称“哑叭灾”的主要因素之一。鉴于丰年、平年、欠年在 3~5 年内轮番出现, 使年度间粮食产量变动幅度达到 10~40%, 而短期观察又找不出规律, 于是坚持对生产规律及对应的气象资料作长期的积累、分析, 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問題, 结果, 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由此诞生了。

研究表明, 造成粮食减产主要是由于成熟不

好。当时, 有的地区正大力推广个别自然条件好的社队靠晚熟高产品种增产的做法。由于不管气候、土壤肥力和栽培管理水平有多大差别, 盲目推广, 一刀切, 结果是大面积遭受低温冷害而减产。特别是经历二三个气温高, 霜期晚, 生育期长的年份后, 就忘记了平年和灾年, 任意扩大晚熟品种种植面积, 一旦周期性低温袭来, 就大幅度减产。根据生产上出现的这种状况, 省农科院作物所和低温冷害研究室、各地区种子公司及地区农科所集中了一批资深农业科研人员, 并动员乡、县、地、省四级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及种子公司的技术力量, 于 1979、1980 两年从农作物品种普查开始, 并总结制定出了《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区域规划》。《区划》的原则是: 要确保高温年和平温年能获丰收, 低温年能保证稳产或少减产; 一般年份能在霜前 5~10 天成熟, 低温年能在霜前成熟, 即 10 年中有 8~9 年能正常成熟, 1~2 年能基本成熟; 在对地、县、乡进行具体区划时, 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 抓住当地影响品种分布的主导因素, 作为区划的依据, 切忌生搬硬套。由于《区划》来自生产实践, 根据充分, 材料齐全, 具有指导生产的可靠性, 因此该《区划》(草案)曾获得 1980 年度吉林省农业科技改进奖。之所以称为“草案”, 是因为新品种在不断育出, 土地肥力及栽培条件也在不断变化, 需 2~3 年做订正与调整。当时如果能认真贯彻该《区划》, 高水份含量玉米问题后来本可基本杜绝, 即使出现也是个别现象, 十分容易解决。但后来的发展恰与愿违。

弃置《区划》 损失巨大

全省制定的《区划》, 本应用以指导生产, 但一些地区领导看到某地晚熟品种能获高产, 就以“充分利用热量资源”为名, 不管相应生产条件是否具备, 就大面积推广。先是突破省内生态区, 越区种植, 继而从辽宁省(N42.5°, N 指北纬, 下同)调入“开育 8 号”大豆, 从山西省(N38.5°)调来“晋杂 5

号”高粱,从辽宁省丹东(N40°)调来“丹育13”玉米在N44.5°地区广泛播种。结果,许多批这类晚熟品种的籽粒干化后,品质极度下降,农民说:“晋杂五,晋杂五,不好吃,不好煮”。在特殊加工加肥试点种植时,尚能勉强成熟,在一般生产条件下,就晚熟贪青。因品质下降,即使售价低也难卖出,增产不增收,结果不到两年,“开育8号”、“晋杂五号”就自消自灭了。但种植高水份含量的晚熟玉米之风从此刮起。有的县原已准备用于播种的本地玉米种籽(如“吉单101”、“四单8号”)被强令转为商品粮出售,换成外省引入的晚熟品种。种植晚熟品种之风越刮越烈。逐渐将适于N43.5°的“四单8号”种到地处N46.5°的黑龙江省合江地区的佳木斯市。农民说:“水份再大国家也得收购,那是他们让我们种的!”

面对大面积,大范围引进外省晚熟品种的冲击,主持制订《区划》的领导同志说:“还没有真正贯彻执行已制定的《区划》,就乱套了,更谈不上调整了!”

从1983年开始,吉林省的玉米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已占耕地面积50%以上,玉米高水份含量问题也随之越来越突出,对整个生产及经营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1987年7月7日、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王勤学等三人撰写的《“粮仓”,何以解粮忧——东北三省粮食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一文,报道了吉林省的玉米“水”情:

“进入吉林省,到处是玉米的‘海洋’,1986年吉林省粮食丰收,60亿公斤高水份玉米塞进了只有30亿公斤储存能力的粮库,随时有霉变的危险。省政府发出紧急电报,要求党政军民,像抗洪抢险那样抢晒玉米。全省动员了10万晒粮大军,动用了500多所学校的运动场,200多条公路、大车路和10个飞机场晒粮。这还不够,又向辽宁省、黑龙江省求援,把部分粮食调到省外晾晒。”

上述报道尚未涉及10万大军的工资,玉米的运输、资材消耗,粮食损耗,场地租用,交通改道等一系列临时增加的开支费用。不难算出,这该是多么大的一笔额外成本支出!

没有抓住第二次扭转局面的机会

1988年《吉林日报》又组织了一次“如何对待我省玉米优势?农村商品经济出路问题的讨论”。从7月初到10月21日,历经4个月,先后16期,共发表24篇文章。讨论中思想放开,敢于触及问题。参加讨论的有省报、农业银行、农业区划研究所、物价局、交通局、气象局、统计局、城乡调查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未来》杂志社、食品工业协会、粮食理论研讨会、县党政机关,以及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吉林市农科所玉米研究室等单位,代表广泛,意见

中肯,分析深透,并纷纷建言,筹谋良策。就一专项问题,进行如此广泛深入的讨论,在全国也许尚属首次。

《吉林日报》记者宋效全在《我们收购了6亿公斤水》(标题中的“水”字有其他字的9倍大)一文(载于1988年9月5日该报)中指出:

“粮食部门收购玉米越多越亏,全省玉米田间产量越高,国家背的经济包袱越重。有人惊呼:玉米含水过高要予以高度重视,否则吉林省玉米生产将走进一条死胡同。”

“1985年全省收购玉米平均含水为23%,1986年上升为25%,1987年上升为27%。而国家现定的玉米收购标准含水量仅为18%。1987年全省收购玉米70亿公斤,扣除18%的标准水份,等于多收购了6.3亿公斤水。这6.3亿公斤水意味着什么呢?粮食部门用买粮的价格收购廉价的水;投资3000多万元,兴建相当于一个县的20多个粮库的仓储;消耗标准煤15万吨、电力58万多千瓦时去烘干;如果外调,铁路得有一万多节车皮空跑……单为玉米降水,去年(指1987年,笔者注)国家就投资7000万元兴建烘干设备,今明两年还将再投资2亿元上烘晒设备……今年春节刚过,全省出动10余万人,历时51天,参加‘抢险’晒粮。有的县工厂停工,商店停业,学校停课,连部队也要停训参加保粮大战;人、财、物的浪费难以计算。1987年全省粮食企业亏损达2亿多元,收购玉米被压死资金达20亿元,占全省粮食收购资金的1/3。1986~1987年两年间,北京调入5亿公斤吉林玉米,平均含水量24%,1000多个车皮白拉了5000多万公斤水。烘晒后等级严重下降,他们叫苦不迭……”

他分析玉米高水份的原因:

“大面积越区种植晚熟高产品种是玉米含水量增高的直接原因。以玉米主产区榆树县为例(地处约N45°,笔者注),无霜期130天左右,近年来大量引种“铁单4号”(约N42°),“丹育13号”(约N40°)等晚熟品种,亩产高达500公斤以上,玉米含水也高达29.7%。目前高低水份玉米收购价格不相上下,政府只注重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用行政力量干预粮食部门收购高水份玉米,却没有用经济手段引导农民生产合格的低水份玉米,农民产品意识严重,卖粮一难就不找市场找县长,通过政府找粮库。巨大的玉米脱水压力,全部由国家背负起来。有人还找出这样一条原因,粮食产量和干部的升迁并连。以往上级机关常把粮食产量的高低作为考核地、县、乡干部政绩的主要标准。相当一批干部只对产量负责,往产量上使劲。解决玉米含水增高的问题,还必须首先清除玉米生产指导思想上的水分杂质。”

长岭县纪委徐筠在题为《玉米优势与乌纱帽》

一文中,也谈到玉米生产能左右干部的升迁调动。凡能保玉米“优势”的干部必提拔重用,否则即使其他工作抓得再好也是“苦果”。然而,收、储、运、销诸配套环节被忽视,恰恰导致了“玉米优势”的困境。

上述诸例的分析清楚说明了不按自然规律、科学规律办事的恶果和深层思想原因。吉林省农科院1987年测定结果,“铁单4”9月25日接近成熟,水份含量为33.6%,籽粒脐部有浆,每公顷产11350公斤,与当地对照品种“吉单101”相比,共同扣除超过18%标准水份的多余水份后,仅增产0.4%。而降低水份的开支却大大提高了。此时如果决策者能充分总结经验教训,真正回到按品种区域规划的原则上来,情况会大大改观。

沉重的“水份”包袱何时了

时至1991年,“水份”问题情况依旧。1992年2月13日《人民日报》,李文学在《品种质量效益——也是农业的选择》一文中写道:

“吉林的玉米压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玉米水份高,不利储,不安全,农民急于出手,外埠用户却不愿提前进货,两力相挟,最终矛盾集中到国家粮库。收储的玉米由于水份高,使大量的运输成为无效劳动,也挤占了大量的仓储设施,导致经营成本上升,形成经营周期的恶性循环。如果我们培养出低水份玉米品种,或通过田间降水、分户烘干的办法来提高玉米质量,把入库水份由现在的28~23%降到22~18%,仅一个吉林省就可每年减少7.5~6.3亿公斤的收储工作量,由此而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惊人的。”

1992年情况如何?《吉林日报》1993年5月21日报道,927万吨高水份玉米到5月14日才完成晾晒任务的92.2%,这是20多万职工奋战两个多月的结果。1992年收购的玉米水份含量在30%以上,高的可达50%(《农民日报》1993年4月1日),仅以30%计算,扣除18%的标准水份,国家等于多收购了12亿公斤水,比1988年末效全指出的增加了一倍。省粮食厅赵玉春厅长在答记者问时指出(《吉林日报》1993年1月6日),每吨玉米降至可供出口或外调的14%水份时,费用为161元,若到调出时平均保存七个月,每吨尚需费用94元。927万吨高水份玉米共计花费23.64亿元,农民由于扣水、扣等减少收入20.8%,合7.7亿元,两者共损失31.34亿元,占全省近几年种植业总产值120亿元的26.12%。高产穷县,高产穷省实不足为奇。

中国农科院的“中单2”、辽宁省的“丹育号”,“铁单号”、“锦单号”、“本单号”等晚熟品种,1991年在吉林省占玉米种植面积的71.49%,1992年达75.6%。年度间品种大幅度变动,也说明引种的盲

目性。如“中单2”,1991年占玉米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一,1992年即减少33.7%，“丹育13”减少31.5%，而“本育9”则由59万亩跃增至534万亩，为1991年的9倍多，“丹育15”1992年增加4倍多，品种选用这样大起大落(见附表)，能达到稳产吗？

生产中,吉林省培育的品种,被辽宁省晚熟品种挤走后,被黑龙江越区引种,也生产出高水份玉米。

附表 吉林省玉米品种播种面积 (万亩)

品 种	1991 年	1992 年	1992±%
中单 2 号	1098	728	-33.7
丹育 13 号	594	407	-31.5
铁单 4 号	397	355	-10.6
锦单 6 号	205	171	-16.6
本育 9 号	59	534	+905.1
丹育 15 号	41	203	494.9
总 计	2445	2509	(包括其他)
玉米种植总面积	3420	3320	
“总计”占玉米总面积%	71.49	75.57	

资料来源:省种子公司

吉林省为什么培育不出辽宁省那种长生育期品种呢?一个品种定型后,经产量试验、区域试验、生产示范试验,至少需6~7年,那样就逃不过本地自然条件在熟期上的选择而必然落选,不能用于生产。正因为品种的区域性,选育适合本地的新品种才是各地区农业科研单位的主要研究项目。

从引种规律看,玉米由南方引向北方,由于日照时数增加而形成晚熟。若是为了早熟而从北方向南方引种,则往往获得成功。由此可见,也不能简单地责难吉林省的农业科技人员培育不出辽宁省那种晚熟的品种来。

种植晚熟品种,都知道要冒风险。往往是小麦还没种完就催种玉米了。春季一旦低温,就得急忙召集农业技术人员出主意,“战低温,促早熟”。若一旦天公不做美,往往就推到受灾上,落得个“心安理得”,大家都没有责任。玉米含水再高,在政府的干预下粮食部门也得收购。由于收购放开,近几年玉米价格持续上扬,农民总想卖个好价钱,往往惜售。过去的卖粮难变成了收购难。即使服务到门,不扣水份、不去杂质,收购也难,加之逆反心理,收购更难,甚至公开往玉米里加水以提高重量。更有甚者,砂比水重,伊通县地局子粮库居然雇人雇车拉砂子渗入在磐石县吉昌镇收购来的2738吨议价玉米,(《吉林日报》1995年7月13日),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出路在那里?

高水份玉米,完全是人为诱导的结果,解铃还

需系铃人,要端正“创高产”中被扭曲了的思想。大量投资添置烘干设备,不仅费用及损耗支出高,弊端也不少。

沈阳农业大学杜鸣銮教授在美国考察玉米生产时,见到在N42°地区,玉米成熟期在9月中旬,选用成熟时水份不超过23%的品种,经过田间自然降水一个月左右,水份降至18%时收获脱粒,再以通风或热风干燥,使水份降至14~15%保存库内。高水份玉米,单纯靠烘干,经济上不合算,质量也大大下降,因此不可取。

为充分发挥吉林省玉米在粮食生产中的优势,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根据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区划制定的原则,把各地玉米品种的选用交由农业主管部门全权负责,即具体由县级种子分公司协同乡农业技术推广站进行具体安排,选用成熟时水份含量不超过22%的品种,经过田间及场院降水,水份降至18%以下时,方可向粮食部门交售。一旦出现晚熟超高水份,应追究有关农业业务部门的责任,彻底排除行政干预。另一方面粮食部门应坚持收购时水份控制在18%以下,并对低于18%水份的粮食给与奖励,行政要予以支持。

引出的思考

1. 种子分公司、农业科研单位、良种繁育场及农业技术推广系统相互之间,工作如何协调以减少矛盾?农业技术人员如何贯彻党的农村工作方针政策;如何落实知识份子政策,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有不少具体问题需要行政具体解决,但不是行政对具体业务工作的干预。

2. 算一算经济帐。现在玉米价格以每公斤1.2元计,扣除多余水份(按18%标准计),价格已升至1.77元,再加上降水费用(按1993年计算)0.16元,更升到1.93元。再加仓储运输成本,卖给饲料、纺织、医药等行业后,这些行业都将因原料涨价而涨价。这种本可以不涨价的因素,由于人为的原因

而推波助澜,恶性循环。

3. 算一算政治帐。由于收购时不扣水、不扣杂质,群众公开往玉米中渗水,并进而渗沙土,让农村青年一代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其后果如何?况且现在某些国家粮库已公然用汽车拉砂子往玉米里渗,难道还不应该认真思考吗?

4. 说领导部门不重视科技,确也太冤枉。他们在争取化肥,调购种子等方面,确实很重视。因这些方面效果显著,有经济效益,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业人员,在职称和待遇上也得到优惠。但经过长期调研,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规律,制定出农业区划及合理利用土地规划、作物合理布局、农作物品种区域规划等一些对生产具有指导意义的科技成果,却由于侧重于长远利益,当年效果不明显,往往就重视不够,或者干脆不当回事。

既往的经验和眼前的现实是:总结经验领导高兴,介绍经验光彩照人;总结教训领导扫兴,介绍教训无地自容。其实在农业生产中,避免损失,减少失误,本身也是一种增产,应与经验一样重视。赵振宇在《重奖科技人才与尊重知识份子》(《社会主义研究》1992年5期)中曾谈到“莫忘了另一种功臣。宁夏近几年打了场旷日持久的人与天牛大战,结果,人打了败仗,使宁夏损失了2.5亿元(见1992年4月20日《光明日报》)”,但实际上,几年前就有专家大声疾呼天牛危害将会成灾,但未引起重视。要鼓励、奖励大胆直言、勇献良策者和正确的决策者。

吉林省由于高水份玉米给经营带来的麻烦和苦恼以及经济上的巨大损失难道不要解决吗!现在高含水玉米产量不仅居高不下,而且还在层层加码,那一层领导也不敢“顶风险”,在他们任职期间,让产量滑下来。于是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种植晚熟玉米品种,生产高水份玉米热上加热,玉米“优势”的“包袱”越背越重,实际上在“光彩”与“光环”下面,上至领导者,下至农民百姓都在忍受着困惑与折磨。我愿做个不懂事的“孩子”,让皇帝的“新衣”露出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 冷远猷)

编后记 在本期终审核发时,又再读了此篇我称之为“水玉米新衣”的佳作,不禁百感交集,思绪丛生,遂出此篇后记。

“皇帝的新衣”是一百多年前童话大师安徒生的名篇。这位充满睿智的思想、文学大师,把人间“权与位”、“权与利”、“权与愚”这一肆虐、演义了几千年的沉重历史题材,通过一个“空手道”裁缝“空对空”缝制的“空气新衣”,作了最辛辣、最无情、最透彻的揭示。大师那种力透千钧、洞若观火的历史洞察力,以及他那举重若轻、厚积薄发、炉火纯青的文学表现功力,百余年来令多少读者叹为观止。在一次次、一代代的赞叹中、会心一笑中,又引发出多少挥之不去的现实联想和沉思。

今天,作者聂文楠向我们展示了一件现实生活中的带水的“玉米新衣”。要揭起这件超重12亿吨水的“玉米新衣”,可不像安徒生那件“空气新衣”,可以举重若轻了。但是,它

(下转第6页)

众多的机构需要精简、转轨、联合、兼并,就会有大量科技人员从原工作岗位分流出来。搞得不好,就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的方向,始终以积极的姿态推动调整工作;同时要做过细的工作,善于掌握调整的时机和改革的力度,力求使调整任务顺利实施。

2. 抓住重点,把握全局

科技系统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繁重,但关键在于抓好以下两件大事:一是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体系的建设,二是政府部门属科研机构的调整。以上两件大事,是科技系统结构调整的重点和难点,关系科技体制改革的全局和成败。抓好这两件大事,就能把握住科技系统结构调整的全局。虽然,市场领域科技服务网络的建设,政府部门属科技服务机构的分流重组,高等学校 R&D 组织结构的调整,等等,也是科技系统结构调整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是各个方面的调整内容相互之间有着一定的相关性或相似性。故只要认真研究并解决好上述两件大事,其它调整任务应该是不难解决的。

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体系的建设,政府部门属科研机构的调整,两者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宜协调节奏,协同推进。总的说来,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其中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体系的建设居主导地位。为此必须注意,不可离开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体系的建设孤立地推进政府科研机构的调整。

3. 推动企业技术开发和创新体系的建设,应采取“打基础,抓重点,求突破”的策略

所谓“打基础”,就是要普遍提高工业企业的技术素质,并按专业化、集约化原则组织生产,做到企业不分大小,都至少有一技之长借以立足。所谓“抓重点”,就是按“扶优、扶强”的原则鼓励各行业的龙头、骨干企业加强技术开发队伍,完善技术开发设施,建立技术创新体系。所谓“求突破”,就是要通过

市场竞争,企业、事业机构之间的联合和兼并,促使资金和人才的相对集中,各种要素的优化组合,从而形成一批规模宏大、资金雄厚、技术领先、有国际竞争力的巨人企业。这些企业不仅产量、产值是“巨人”,而且在产品开发和生产工艺的革新方面也是“巨人”。培育这样的一批巨人企业,是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和经济腾飞的希望。

4. 政府科研机构的调整,宜统筹规划,相机推进

政府系统科研机构的调整,必须统筹规划,从制定调整方案起步。否则,调整工作只能始终停留在口头上。调整方案的基本内容包括:提出未来科技系统新结构的目标模式,规划现有政府科研机构的调整方向,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调整方案宜由各部门、各地区分别制定。为了克服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倾向,各部门、各地区政府科研机构的调整方案必须经跨部门、跨地区协调后才能确定。

众所周知,调整过程只有在客观条件基本成熟的情况下才能向前推进一步。政府科研机构调整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国家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企业经营状况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成长,等等。上述条件都是发展变化的,而发展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发生时间是人们无法准确预知的。因此调整进程的掌握只能是相机推进。所谓“相机推进”,包含以下两层意思:

在条件暂不具备时,宜扎实准备,蓄势待发。一方面,着力于巩固和完善已有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为制定调整方案、试点办法和相应的政策法规作好必要的准备。

在条件基本成熟的条件下,应抓住时机,加大改革力度,积极推进政府科研机构的调整。同时,应善于机动应变,根据客观条件相应地确定现阶段调整工作的重点。

(责任编辑 王宏章)

(上接第 17 页)

的内涵,它的份量,它的沉重,又恰恰证明,它又正是安徒生点化的那件“新衣”。所不同的是,前者是智者利用皇帝的虚荣而空手比划出来的,后者则是愚者为了政绩、“权位”而上下动员,劳民伤财,不惜工本硬干出来的。而且屡屡见报曝光,却仍难以扭转,难以制止。事情的悲剧性、严重性也恰在于此。这件罩在玉米大省身上的“水衣”,清楚地告诉我们,“官本位”这个无所不在的庞然怪物,在这类重大决策过程中,是起到了何等主宰的作用。告诉我们,“官本位”为中心的意识、谋求,及其体制,是如何排拒、排斥,甚至践踏科学思想、科学理念,乃至科学规律和基本常识的。也告诉我们这类“皇帝的新衣”,对国、对民祸害之烈,祸根之深。还告诉我们改革中兴大业,科教兴国大业之急迫、之艰难、之任重而道远。文章和文章作者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尽快解决已旷“年”持久的“水玉米”祸害。但同时,在我们看来,文章也是在呼唤一种让科学思想、科学规律、科学智能高过,压过“官权位”、“官本位”的决策机制、决策程序。这恰是改革大业的根本大务之一。相信此文将会有助于推动这一重要方面的改革进程。谨向作者的“童心”,他的勇敢、挚着,他于国于民的一片赤诚,致以深深的敬意。

(蔡德诚编后谨记)